

## 評黃旨彥，《公主政治——魏晉南北朝政治史的性別考察》

臺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3，xii+409 頁

江昱緯\*

本文評介《公主政治——魏晉南北朝政治史的性別考察》一書，作者黃旨彥，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，本書改寫自其碩士論文〈魏晉南北朝的公主政治〉。<sup>1</sup>本書出版後，陸威儀(Mark Lewis)曾於 *NAN NÜ* 期刊發表一篇英文書評，並給予正面評價，可見本書的學術價值。<sup>2</sup>重要的是，在中國中古婦女史的研究課題中，相較於魏晉南北朝幾位鮮明形象的女主，在學術研究中已有一番成果，公主的研究多集中於唐代，少數涉及漢代，魏晉南北朝則少有深入的研究。本書以漢唐之間的 294 位公主為對象，檢視她們如何運用政治制度與文化環境賦予的資源，參與政治領域中的「家事」，釐清讀者對魏晉南北朝公主的模糊印象。

本書共分七章，第一章〈引論〉除回顧過去研究成果外，並引用

---

\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

<sup>1</sup> 黃旨彥，〈魏晉南北朝的公主政治〉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，2010。

<sup>2</sup> Mark Lewis, "Review of *Gongzhu Zhengzhi: Wei Jin Nanbeichao Zhengzhi Shi De Xingbie Kaocha*," by Huang Zhiyan, *NAN NÜ* 16, no. 2 (2014): 367-371.

甘懷真對中國中古「國家」的論點，當時將「國家」理解為一個身體，不僅皇帝與國家同體，皇家成員也因「分形同氣」被視為國家之體的一部分。皇家人物得藉由家庭成員的身分，參與皇家事務與朝政，就是魏晉南北朝所說的「情兼家國」。作者也以此為切入點，詮釋公主預政的現象。

第二章〈爵厚懿戚——公主身分的成立與性質〉，作者主要梳理漢唐之間皇女、王女的稱謂、策封典禮與公主婚儀，並討論公主名號的身分涵意。整體而言，漢魏兩晉時，皇女、王女都可能受封公主名號。遲至南朝，皇女受封公主、王女受封縣主的名位階序才逐漸確立。相對的，北朝入主中原後，在援用漢人的典章制度時，加以不同的詮釋，使得皇室宗女封號的結構較不穩定。其次，公主受封大多距離婚嫁不遠，公主婚儀所需物品、開銷多由朝廷支出，成婚地點也在公主第內，這與傳統婚俗有所差異，不具有將公主嫁入夫家的象徵。再從公主邑號來看，即使成婚之後，公主家器與官方文書中仍是以公主邑號相稱而非繫夫爵。南朝普遍為公主贈諡的例子，更打破「婦人無諡」的傳統。另一方面，北朝受漢俗影響，逐漸有在公主邑號前冠上夫姓的習慣，但代表公主政治身分的官印仍以邑號相稱。以上顯示出公主具有獨立的政治地位。

第三章〈皇王託體——家族認同與身體隱喻〉，作者主要討論親緣結構與家族認同的問題。首先，從喪服禮的實踐來看，出適公主按照禮法將本家降為小宗服喪。不過，出現未受禮法規範的情境時，「骨肉親情」仍是重要的考量依據。由此可見，公主出嫁不代表放棄女兒的身分，皇室與朝廷仍視公主為皇室家族的成員。這樣的認知涉及時人對公主的身體論述，例如山陰公主，她強調與皇帝同是先帝之後，以皇族血緣為資本發出不平之鳴。帝系血緣的託詞也被皇帝與大臣使用，尤其國家遭受危難之際，公主受辱等同於國家尊嚴受損。總之，

出適公主的女兒身分與本家認同仍很強烈，並不被人妻、人母的角色取代，在此文化氛圍下，公主得以維持對皇家事務的發言權。

第四章〈湯沐之資——經濟收入與財產管理〉主要討論公主的經濟問題。首先，當時公主邑入情形史載缺略，不過從湯沐邑的地點來看，魏晉南朝多封在朝廷勢力可及，且民戶、糧食豐饒地區，似乎是為確保公主邑俸來源的穩定，也顯示邑俸與湯沐邑稅收有密切關係。相較之下，北魏則缺乏湯沐邑概念，因為公主受封的地點並不限於政權可掌握的範圍，邑號與經濟收入似乎沒有明確關係，其收入應來自朝廷派發的歲祿。其次，公主可以利用邑俸與歲祿所得購置田宅、奴婢，也可以經營莊園、水碓或施放高利貸，以累積更多的財富。因此，從經濟面向來看，公主也具有相當的自主性，能獨立擁財而不屬於夫家。不過，當公主的產業影響民生時，仍會受到責難。又，負責協助公主管理家業的官署，與公主之間並不被視為君臣關係。可見公主的階級優勢，仍受國家生計與男性政治的限制。

關於公主的婚姻，過去多放在門閥社會與和親政策的脈絡下研究，這也顯示公主婚姻實隱含政治權力的互動，第五章〈上附金枝——尚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〉便討論公主婚姻的對象、主婿的任官情形，以及公主在婚姻中的經營如何影響尚主政治的實踐。整體而言，主婿對象與任官受政治型態的影響很大。魏晉至南朝，主婿的選尚標準從家世與才學並重，轉變為重視門第過於才能，並多任清官。尤其南朝政權更迭頻繁，主婿能獨當一面擔任要職時，多在朝代更替之後，更加深南朝主婿難以進入政治核心的印象。相對的，北魏政治結構異於南朝，在部落聯盟轉型為國家的過程中，皇帝會透過公主婚姻整合各方勢力，達到穩定政局的目的，因此主婿能擔任要職具有重要地位。公主婚姻確實是君主政治運作的一環，不過忠臣與良人總難兩全，公主兼具帝女與人妻兩種身分，在國家利益與主婿之間往往進退兩難。

成婚後，公主居住在公主第內而非夫家，確保了公主在婚後仍擁有個人空間，公主也具有支配公主第的權力，是展現自主性的絕佳場域。第六章〈出入宮掖——公主預政的空間與基礎〉便從公主實際參與的政治事件中，從空間主權的掌握一探公主對政局的影響力，可謂全書最重要的一章。首先，公主第的地點通常距離宮城不遠並接近諸王的居所，便於皇帝與諸王前來宴集。公主第內的宴會可以包裝成家宴，並以姊妹、女兒的身分創造出軟性氛圍，隱藏背後的政治目的，創造出公主得施展政治社交手腕的空間。其次，就公主進言的策略來看，她們大多放低身段，訴諸親情與兒時回憶，降低政治敏感性，藉以達成目的。對象上，則多為本家兄弟、夫家親戚等家人服務，避免求取自身利益而遭受抨擊。最後，作者也提到北朝女主政治期間，公主任女官也是參與政務的一條途徑。

第七章〈結論〉中除了綜述各章的論點外，作者重申公主雖能運用政治制度與文化環境所許可的權力，創造預政的空間，不過權力既來自情兼家國的基礎，便難以跨出父系家族倫理的限制。

本書舉例甚多，山陰公主一例尤令人驚艷。《宋書·前廢帝紀》提到南朝宋山陰公主劉楚玉向其弟前廢帝劉子業要求置面首一事：

山陰公主淫恣過度，謂帝曰：「妾與陛下，雖男女有殊，俱託體先帝。陛下六宮萬數，而妾唯駙馬一人。事不均平，一何至此！」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；進爵會稽郡長公主，秩同郡王，食湯沐邑二千戶，給鼓吹一部，加班劍二十人。<sup>3</sup>

這段史料直指山陰公主「淫恣過度」，請求置面首更將公主縱欲的形象具體化，今人研究中也常引用，作為中古婦女淫妒的佐證。本書同

<sup>3</sup> 沈約，《新校本宋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），卷7，〈前廢帝紀〉，頁148。

樣提及山陰公主，卻挖掘出更多足資討論的訊息：其一，山陰公主運用「託體先帝」一詞，是有意識的強調自身的皇室血緣，以求取更多資源。帝系血緣能成為有效託詞並非單一案例，是與時人共享的價值觀有關。其二，前廢帝為公主置面首三十人、進爵並增加湯沐邑數，更顯示公主即使出嫁，仍享有政治地位與經濟資源。其三，山陰公主憑藉階級優勢，獲得政治與經濟上的優待。不過，當她的要求超越既定的男女關係時便招致批評，透露出性別與階級的拉扯，以及公主在進言時的限制。<sup>4</sup>

作者走出以公主個人特質的詮釋觀點，試圖從政治制度、文化環境的脈絡進行史料分析，並在女性與政治、性別與階級的架構中提出新解。全書特點又可歸納如下：其一，本書掌握公主是皇室本宗女兒，以及受封後具有的政治地位，藉著公主在家庭與政治中兼具的身分，以情兼家國為主軸，一探性別與階級之間的相輔相成與競爭拉扯，問題意識清楚並貫徹全書。其二，作者蒐羅材料極廣，兼採正史、文集、出土簡牘與墓誌銘等史料，並能深入分析且展現敏銳的觀察力，挖掘隱藏其中的訊息。如她在自序所言，看似只記載封號與婚姻對象的材料，仍可透過大量表列比較而創造出足資討論的材料(頁 ii)。這樣的決心也展現在全書 31 個附表中，透過系統性地歸納，清晰呈現公主相關制度的演變，也為後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。另一例是分析公主第、皇宮、諸王居所三者的相對位置，進而推論公主第能成為公主預政空間的原因。從空間分布的角度為讀者展示史料分析的另一種可能性。其三，章節編排層次井然，各章環環相扣。先梳理政治制度，鋪陳公主預政的條件，再以個案分析詳加論證，循序漸進的寫作方式讓讀者容易理解。就各章討論主題來看，作者涉及面向甚廣，從政治、

<sup>4</sup> 全書討論山陰公主部分見頁 113-115、144-145、378。

家庭到經濟，不僅提供讀者一幅清晰的魏晉南北朝公主的輪廓，更可以從公主的角度，再思考目前中國中古婦女史的重要課題。

再將本書放在女性與政治的研究脈絡中討論，楊聯陞〈中國歷史上的女主〉一文，通論傳統中國太后參政案例，並指出：太后攝政是解決皇位繼承過渡期所採取的權宜之計，在東漢時已具有制度性。<sup>5</sup>康樂研究文明太后時，不僅注意文明太后的個人性格、經歷，更關注當時北亞文化的影響，以及政治、社會思想的背景。<sup>6</sup>陳弱水〈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〉一文，討論初唐女性參政過程中展現的女性意識，同時指出這與北朝宮廷婦女參政的歷史背景有關。<sup>7</sup>在這些研究中，學者不再將女性參政視為特殊的個案，或歸因於個人性格，而是置於傳統中國的政治環境、文化思想中討論。不過，他們的研究對象還是以母親、妻子角色參政的后妃為多。就學術史的脈絡而言，本書奠基於前人的研究取徑，展現作者對學術脈動的掌握，選擇以公主作為討論的對象，更具有開創性。

最後，綜觀全書舉例，公主並未走上朝廷主導朝政，掌有主權的空間也只在公主第內，經濟上則受限於國家生計與男性政治，婚姻也掌握在皇帝手中，更有本家、夫家的兩難困境。身為讀者仍要時時留意，恐不能高估公主的政治影響力與能動性。儘管如此，本書展現研究者對史料的敏銳觀察力以及嚴謹的論證態度；而透過公主的女兒角色，將政治史與家庭史巧妙結合也深具啟發性，更為女

---

5 楊聯陞著，林維紅譯，〈中國歷史上的女主〉，收入鮑家麟編，《中國婦女史論集》（臺北：稻鄉出版社，1988再版），頁63-78。

6 康樂，《從西郊到南郊——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》（臺北：稻禾出版社，1995），第二篇，〈文明太后〉，頁113-164。

7 陳弱水，〈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〉，收入陳弱水，《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07），頁199-241。

性與政治的研究開拓新視野。

(本文於 2017 年 7 月 19 日收稿；2017 年 9 月 4 日通過刊登)

\*本文初稿曾於臺灣大學「105-2 性別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」課堂(2017.6.2)中，承蒙李貞德教授與同學惠賜寶貴意見。復蒙《新史學》審查人評閱匡正，謹此特申謝忱。